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梁徵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七

趙宗儒　竇易直　李逢吉

段文昌子成式　宋申錫　李程

趙宗儒字秉文八代祖彤仕後魏為征南將軍父驊為祕書少監宗儒舉進士初授弘文館校書郎滿歲又以

書判入高等補陸渾主簿數月徵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驊祕書少監與父並命出于一日當時榮之建中四年轉屯田員外郎内職如故居父憂免喪授司門司勲二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定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各以過黜之尚書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紹比皆考中上宗儒貶之中中又祕書少監鄭雲逵考其同官孫昌裔入上下宗儒復入中上凡考之中上者不過五十人

餘多減入中中德宗聞而善之遷考功郎中丁母憂終喪授吏部郎中十一年遷給事中十二年與諫議大夫崔損同日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俱賜紫金魚袋十四年罷相為右庶子宗儒端居守道勤奉朝請而已德宗聞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召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者與先臣並命尚念之耶宗儒因俯伏流涕德宗崩順宗命為德宗哀冊文辭頗悽惋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兼御史大夫

充東都留守畿汝都防禦使入為禮部戶部二尚書尋檢校吏部尚書守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營田觀察等使散冗食之戍二千人六年又入為刑部尚書八年轉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召拜御史大夫俄遷檢校右僕射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晉絳磁隰節度觀察等使赴鎮後擅用供軍錢八千餘貫坐罰一月俸十一年七月入為兵部尚書九月改太子少傅權知吏部尚書銓事十

四年九月拜吏部尚書穆宗即位以初釋服令尚書省
官試先朝所徵集應制舉人宗儒奏曰準今月十五日
勑比者先朝徵集應制人等已及時限恐皆來自遠方
難于久住酌宜審事遂委有司定日就試聞所集之人
多已分散須知審的然後裁定宜令所司商量聞奏者
伏以制科所設本在親臨南省試人亦非舊典今覃恩
既畢庶政惟新況山陵日近公務繁廹待問之士就試
非多臣等商量恐須權罷從之復拜太子少傅判太常

卿事長慶元年二月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誕伶官縱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以宗儒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師寶歷元年遷太子太保昭肅晏駕為大明宫留守太和四年拜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文宗召見諮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下守而勿失文宗嘉納之五年宗申錫被誣上召師保已下議其刑

上以宗儒高年宣令不拜尋拜疏請老六年詔以司空致仕是歲九月卒年八十七廢朝冊贈司徒宗儒以文學進前後三鎮方任八領選部畧於儀矩切於治生時論以此少之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人祖元昌彭州九隴縣令父彧廬州刺史易直舉明經為祕書省校書郎再以判入等授藍田尉累歷右司兵部吏部三郎中元和六年遷御史中丞謝日賜緋魚袋八年改給事中九月出為陜虢都

防禦觀察使仍賜紫入為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姦贓事發易直令曹官韋正晤訊之得贓三十萬上意其未盡詔重鞫坐贓三百萬貶易直金州刺史正晤長流昭州十三年六月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長慶二年七月汴州將李㝏逐其帥李愿易直聞之欲出官物以賞軍或謂易直曰賞給無名却恐生患乃已軍士已聞之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州將王國清指以為賞激諷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

清下獄其黨數千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十萬衆喜倒戈擊亂黨並擒之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九月以李德裕代還為吏部侍郎十一月改户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四年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改門下侍郎封晉陽郡公寶歴元年七月罷判度支太和二年十月罷相檢校左僕射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五年入為左僕射判太常卿事十一月檢

校司空鳳翔隴節度使六年以疾求還京師七年四月卒贈司徒謚曰恭惠易直自入仕十年餘常居散秩不應請辟及居方任亦以公廉聞在相位未嘗論用親黨凡於公舉即無所避然元和中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亢禮易直時為御史中丞奏駮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右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貞觀中學士李玄道曾孫祖顔

父歸期逢吉登進士第釋褐授振武節度掌書記入朝為左拾遺左補闕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册命副使工部員外郎又充入南詔副使元和四年使還拜祠部郎中轉右司六年遷給事中七年與司勲員外郎李巨並為太子諸王侍讀九年改中書舍人十一年二月權知禮部貢舉騎都尉賜緋四月加朝議大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賜金紫其貢院事仍委禮部尚書王播署牓逢吉天與奸回妬賢傷善時用兵討淮蔡憲宗以兵機委裴

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及度親征學士令狐楚為度制辭言不合旨楚與逢吉相善帝皆黜之罷楚學士罷逢吉政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逢吉於帝有侍讀之恩遣人密結倖臣求還京師長慶二年三月召為兵部尚書時裴度亦自太原入朝以度招懷河朔功復留度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嘗上表論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為勢必相

傾乃遣人告和王傅于方結客欲為元稹刺裴度及捕于方鞫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寖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等顯于上前言度為逢吉排斥而度于國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時已失河朔而王智興擅據徐州李岕據汴州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秉國鈞以攘暴亂及為逢吉嫁禍奪其權四海為之側目朝士上疏論列者十餘人屬時

君荒淫政出羣小而度竟逐外藩學士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為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叅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来愈性木强遂至語辭不遜喧論于朝逢吉乃罷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紳中謝日帝留而不遣冀城人鄭注以醫藥得幸于中尉王守澄逢吉令其從子仲言賂注求結于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悦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敬宗初即位

年方童丱守澄從容奏曰陛下得爲太子逢吉之力也
是時杜元頴李紳堅請立深王爲太子乃貶紳端州司
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棲楚
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六子又新等八
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經此
八人納賂無不如意者逢吉尋封凉國公邑千戶兼右
僕射昭愍即位左右屢言裴度之賢曾立大勲帝甚嘉
之因中使往興元即令問訊竇歴初度連上章請入覲

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欲沮其来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謡傳于閭巷言度相有天分應謡讖而韋處厚于上前觧析言權輿所撰之言既不能沮又令衛尉卿劉遵古從人安再榮告武昭謀害逢吉武昭者有才力裴度破淮蔡時奬用之累奏為剌史及度被斥昭以門吏久不見用客于京師途窮頗有怨言逢吉薿法司鞫昭行止則顯裴度任用以沮入朝之行逢吉又與同列李程不協太學博士李涉金吾兵曹茅

彙者于京師貴遊間以氣俠相許二人出入程及逢吉之門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知武昭鬱鬱恨不得官仍叔謂昭曰程欲與公官但逢吉阻之昭愈憤怒因酒與京師人劉審張少騰説刺逢吉之言審以昭言告張權輿乃聞于逢吉即令茅彙召昭相見逢吉厚相結託自是疑怨之言稍息逢吉待茅彙尤厚嘗與彙書云足下當字僕為自求僕當字足下為利見文字往來其間甚密及裴度求覲無計沮之即令許武昭事以暴揚其

迹再榮既告李仲言誠彚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爾死彚曰冤死死甘心誣人以自免予不為也及昭下獄逢吉之醜迹皆彰昭死仲言流象州茅彚流雋州李涉流康州李虞自拾遺為河南士曹敬宗待裴度益厚乃自漢中召還復知政事逢吉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請張又新李續之為叅佐太和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五年八月入為太子太師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

八年李訓用事三月徵拜左僕射兼守司徒時逢吉已老病足不任朝謁即以司徒致仕九年正月卒時年七十八贈太尉謚曰成

叚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圖形淩煙閣祖德皎贈給事中父諤循州刺史贈左僕射文昌家于荆州倜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郎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獎擢授登封尉集賢校理俄

拜監察御史遷補闕改祠部員外郎元和十一年守本官充翰林學士文昌武元衡之子壻也元衡與宰相韋貫之不協憲宗欲召文昌為學士貫之奏曰文昌志尚不修不可擢居近密至是貫之罷相李逢吉乃用文昌為學士轉祠部郎中賜緋依前充職十四年加知制誥十五年穆宗即位正拜中書舍人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拜章請退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

是以寛政為治嚴静有斷蠻夷畏服二年雲南入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畧上言朝廷憂之乃詔文昌禦備文昌走一介之使以喻之蠻寇即退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轉兵部兼判左丞事文宗即位遷御史大夫尋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同平章事淮南節度使太和四年移鎮荆南文昌于荆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為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荆州别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儆祭即以音聲

歌舞繼之如事生者搢紳非焉六年復為劒南西川節度九年三月賜春衣中使至受宣畢無疾而卒年六十三贈太尉有文集三十卷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歴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茍悦于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子成式成式字柯古以廕入官為祕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祕閣書籍披閲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

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

宋申錫字慶臣祖素父叔夜申錫少孤貧有文學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韋貫之罷相出湖南辟為從事其後累佐使府長慶初拜監察御史二年遷起居舍人寶歷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歷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被用時論以為激勸文宗即位拜戶部郎中知制誥太和二年正拜中書舍

人復為翰林學士初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大盛自元和寶歷比致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為奸利出入禁軍賣官販權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雅知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與申錫從容言及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廷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為宰相申錫頓首謝之未幾拜左丞踰月加平章事申錫素能謹直寵遇超輩時情大為屬望及到中書割斷循常

望實頗不相副太和五年忽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隨李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被罪望延英以笏叩頭而退隨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軍虞候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隨等相顧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搆告于文宗守澄即時于市肆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屠申錫之家會内官馬存亮同入諍于文宗曰謀反者適宋申錫耳何不召南司會議今

卒然如此京師企足自為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乃召三相告之又遣右軍差人于申錫宅捕孔目官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等又于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文宗又召師保僕射尚書丞郎常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理卿同于中書及集賢院叅驗其事翌日開延英召宰臣及議事官帝自詢問左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韋宗直韋温拾遺李群韋端符丁居

晦表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請不于禁中訊鞫文宗曰吾已謀于公卿大僚卿等且出玄亮固言援引今古辭理懇切玄亮泣涕久之文宗意稍解貶申錫為右庶子漳王為巢縣公再貶申錫為開州司馬初申錫既得密旨乃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謀而注與守澄知之潛為其備漳王湊文宗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文宗不省其詐乃罷申錫為庶子時京城恟恟衆庶

譁言以為宰相眞連十宅謀反百寮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閤懇論文宗震怒叱諫官令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廷辯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惟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内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即獄未具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時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投于嶺表文宗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

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為宰相人臣位極于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為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申錫自居內廷及為宰相以時風侈靡居要位者尤納賄賂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與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為己任四方問遺悉無所受既被罪為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為之歎息七年七

月辛于開州詔曰申錫雖不能周慎自掋憲章聞其亡殁遐荒良用悲惻宜許其歸葬鄉里以示寛恩開成元年九月詔復申錫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兼贈兵部尚書仍以其子慎徽為城固縣尉

李程字表臣隴西人父鷫伯程貞元十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宏辭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為監察御史其年秋召充翰林學士順宗即位為王叔文所排罷學士三

遷為員外郎元和中出為劍南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十年入為兵部郎中尋知制誥韓弘為淮西都統詔程銜命宣諭明年拜中書舍人權知京兆尹事十二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為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入為吏部侍郎封渭源男食邑三百户敬宗即位之五月以本官同平章事敬宗沖幼好治宫室畋遊無度欲于宫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恭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願以瓦木

廻奉園陵上欣然從之程又奏請置侍講學士數陳經
義程辯給多智算能移人主之意尋加中書侍郎進封
彭原郡公寶應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太
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和四年三月檢校尚書
左僕射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六年就加檢
校司空七月徵為左僕射中謝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禮
前後儀注不同在元和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日不受四
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儀注四品已下官悉許受拜王

涯賓易直已行之于前今御史臺云已聞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進退未知所據時中丞李漢以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勑曰僕射上儀近已詳定所縁拜禮皆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準太和四年十一月六日勑處分程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滑稽好戲而居師長之地物議輕之七年六月檢校司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九年復為河中晉絳節度使就加檢校司徒開成元年五月復入為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

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卒有司謚曰繆子鄘鄘進士登第以詩名聞于時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為觀察使鄘子晝亦登進士第

史臣曰宗儒易直以寛柔養望坐致公台與時沉浮壽考終吉可謂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卬司欺蔽幼君依憑内豎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與李訓同誅天道福淫明矣申錫小器大謀聚死為幸程不持士範歿

獲醜名君子操修豈宜容易

贊曰趙竇優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豈無令人主輔謨猷程錫弼諧于道難周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竇易直傳遷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等使○沈炳震曰案紀元和十四年五月易直自宣歙遷浙西觀察使下皆浙西事傳缺遷浙西文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七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韋溫字弘育京兆人祖肇吏部侍郎父綬德宗朝翰林

學士以散騎常侍致仕綬弟貫之憲宗朝宰相自有傳
溫七歲時日念毛詩一卷年十一歲應兩經舉登第釋
褐太常寺奉禮郎以書判拔萃調補祕書省校書郎時
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羣士之上
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廷自出判目試兩節
溫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調授咸陽尉入為監察
御史以父在田里憲府禮拘難於省謁不拜換著作郎
一謝即還侍省父疾溫侍醫藥衣不解帶垂二十年父

憂毀瘠踰制免喪久之為右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溫倡言曰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太和五年太廟第四第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王堪乃詔中使鳩工補葺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伏以太廟當

脩詔下踰月有司弛墮曽不加誠宜黜慢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恩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止于罰俸宗廟所切便委內臣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職以宗廟之重為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竊為聖朝惜此事也事關宗廟皆書史策茍非舊典不可率然伏乞更下詔書得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上乃止內使羣臣上尊號温上疏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

五帝止稱帝徽號之來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歉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乃止改侍御史李德裕作相遷禮部員外郎或以温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德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鄭注鎮鳳翔自知不為所齒求德門弟子為參佐請温為副使或以為理不可拒拒則生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鄭注誅轉考功員外郎尋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以父職禁廷憂畏成病遺誡不令居禁

職懇辭不拜俄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子温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學周文王爲太子雞鳴時問安西宫太子幼不能行其言稱疾上不悦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王晏平爲靈武刻削軍士贓罪發帝以智興之故减死貶官温三封詔書文帝深奬之莊恪得罪召百寮諭之温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此非獨太子之過遷尚書右丞吏部員外郎張文規父弘靖長慶初在幽州爲朱克融所囚文規不時省赴人士

諠然罪之温居綱轄首糺其事出文規為安州刺史鹽鐵判官姚勗知河陰院嘗雪寃獄鹽鐵使崔珙奏加酬奬乃令權知職方員外郎制出令勗上省温執奏曰國朝以来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能吏上令中使宣諭言勗能官且放入省温堅執不奉詔乃改勗檢校禮部郎中翌日帝謂楊嗣復曰韋温不放姚勗入省有故事否嗣復對曰韋温志在銓擇清流然姚勗士行無玷梁公元崇之孫自殿中判鹽鐵案陛下奬之宜也若人有

吏能不入清流孰為陛下當煩劇者此衰晉之風也上素重温亦不奪其操出為陜虢觀察使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召拜吏部侍郎欲引以為相時李漢以家行不謹貶汾州司馬温從容白德裕曰李漢不為相公所知昨以不孝之罪絀免乞加按問德裕曰親情耶温曰雖非親昵久相知耳德裕不悅居無何出温為宣歙觀察使辟鄭處誨為觀察判官德裕愈不悅池州人訟郡守温按之無狀杖殺之明年瘍生於首謂愛聓張復魯曰

予任校書郎時夢二黄衣人齎符來追及滻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訣矣明日卒贈工部尚書謚曰孝温在朝時與李珏楊嗣復周旋及楊李禍作歎曰楊三李七若取我語豈至是耶初温以楊李與德裕交怨及居位温勸楊李徵用德裕釋憾觧愠二人不能用故及禍温無子女適薛蒙善著文續曹大家女訓十二章士族傳寫行于時温剛腸寡合人多疎簡唯與常侍蕭祜善

蕭祐者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自處士徵拜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鍾王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真偽為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授兵部郎中出為虢州刺史御史入為太常少卿轉諫議大夫踰月為桂州刺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太和二年八月卒于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人髙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温尤重之結為林泉之

友

獨孤郁河南人父及天寶末與李華蕭穎士等齊名善為文所著仙掌銘大為時流所賞位終常州刺史郁貞元十四年登進士第文學有父風尤為舍人權德輿所稱以子妻之貞元末為監察御史元和初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等拜左拾遺太子司議郎杜從郁拜左補闕郁與同列論之曰從郁是宰臣佑之子父居宰執從郁不宜居諫列乃改為左拾遺又論曰補

闕之與拾遺資品雖殊同是諫官若時政或有得失不可令子論父從郁竟改他官四年轉右補闕又與同列拜章論中官吐突承璀不宜為河北招討使乃改招撫宣慰使五年兼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遷起居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内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於士族之家選尚公主者遷郁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館事預脩德宗實録七年以本官復知制誥八年轉駕部郎中其年十月復召為翰林學士

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托舉子周漢賔於徽及牓出渾之漢賔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舊是歳宗閔子壻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内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

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内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為朋黨謂之關節干撓主司每歳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於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

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於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比令宣示錢徽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寧撫式示殊恩特掩爾瑕庶明予志孔温業趙存約竇洵直所試粗通與及第裴譔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勑及第訖所試雜文并策送中書門下詳覆尋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

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嶶宗閔汝士令嶶以文昌李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嶶曰不然苟無愧心得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嶶長者既而穆宗知其朋比之端乃下詔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告訐及下光武不以單辭

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當事也末代偷巧内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譏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羣居州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誅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

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涖官而曰務從簡易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祭斷一謬俗化益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皆行兵興以來人散久矣始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雕刓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

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兾去其尤者而宰臣懼其寖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顧垂勸誡之詔遂伸告諭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元稹之辭也制出朋比之徒如撻於市咸睚眦於紳積嶶明年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文宗即位徵拜尚書左丞太和元年十二月復授華州刺史二年秋以疾辭位授吏部尚書致仕三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五子可復可及皆登進士第可復累官至禮部郎中太和九年鄭注

出鎮鳳翔李訓選名家子以為賔佐授可復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鳳翔節度副使其年十一月李訓敗鄭注誅可復為鳳翔監軍使所害

髙釴字翹之祖鄭賔宋州寧陵令父去疾攝監察御史釴元和初進士及第判入等補祕書省校書郎累遷至右補闕充史館修撰十四年上疏請不以内官為京西北和糴使十五年轉起居郎依前充職釴孤貞無黨而能累陳時政得失長慶元年穆宗憐之面賜緋於思政

殿仍命以本官充翰林學士二年遷兵部員外郎依前充職四年四月禁中有張韶之變敬宗幸左軍是夜鈬從帝宿於左軍翌日賊平賞從臣賜鈬錦綵七十匹轉户部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充職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敬宗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又賜錦綵五十匹寶歷二年三月罷學士守本官太和三年七月授刑部侍郎四年冬遷吏部侍郎銓綜之司官業振舉七年出為同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八年六月卒贈兵部尚書遺命薄葬釴少時孤貧絜已力行與弟銖鍇皆以檢靜自立致位崇顯居家友睦為搢紳所重銖元和六年登進士第穆宗即位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員外郎吏部郎中太和五年拜給事中七年為外官監考使八年十月文宗用國子助教李仲言為侍講銖率諫官伏閤論曰仲言素行纖邪若聽用必亂國經上令中使宣諭曰朕要仲言講書非有聽用也是歲先旱後水京師穀價騰踴彗星為變舉選

皆停人情雜然流議鄭注姦謀日聞于外銖等犯難論
諍冀上省悟既奉宣傳相顧失色以其危亡可翹足而
待也明年訓注竊權惡銖不附己五月出為越州刺史
御史中丞浙東觀察使開成三年就加檢校左散騎常
侍尋入為刑部侍郎四年七月出為河南尹會昌末為
吏部侍郎鍇元和九年登進士第昇宏辭科累遷吏部
員外太和三年準勑試別頭進士明經鄭齊之等十八
人牓出之後語辭紛競監察御史姚中立以聞詔鍇審

定乃昇李景王淑等人以為公六年二月自司勲郎中轉諫議大夫七年遷中書舍人九年十月以本官權知禮部貢舉開成元年春試畢進呈及第人名文宗謂侍臣曰從前文格非佳昨出進士題目是朕出之所試似勝去年鄭覃曰陛下改詩賦格調以正頹俗然髙鍇亦能勵精選士仰副聖旨帝又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記以誡流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乃以鍇為禮

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三年牓出後敇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途塡委要窒其源宜改每年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聽然鍇選擢雖多頗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尋轉吏部侍郎其年九月出為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觀察使卒鈛子湜鍇子湘偕登進士第湜咸通十二年為禮部侍郎湘自員外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咸通年改諫議大夫坐宰相劉瞻親厚貶高州司馬乾符初

復為中書舍人三年遷禮部侍郎選士得人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卒

馮宿東陽人卯歲隨父子華廬祖墓有靈芝白兎之祥宿昆弟二人皆幼有文學宿登進士第徐州節度張建封辟為掌書記後建封卒其子愔為軍士所立李師古欲乘喪襲取時王武俊且覬其釁愔恐懼計無所出宿乃以檄書招師古而說武俊曰張公與君為兄弟欲同力驅兩河歸天子衆所知也今張公歿幼子為亂兵所

脅內則誠款隔絕於朝廷外則境土侵逼於强冦孤危若此公安得坐視哉誠能奏天子念先僕射之忠勲舍其子之迫脅使得束身自歸則公於朝廷有靖亂之功於張氏有繼絶之德矣武俊大悦即以表聞由是朝廷賜愔節鉞仍贈建封司徒宿以嘗從建封不樂與其子處乃從浙東觀察使賈全府辟愔恨其去已奏貶泉州司戸徵為太常博士王士真死以其子承宗不順不加謚宿以為懐柔之義不可遺其忠勞乃加之美謚轉虞

部都官二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從裴度東征為彰義軍節度判官淮西平拜比部郎中會韓愈論佛骨時宰疑宿草疏出為歙州刺史為刑部郎中十五年權判考功宿以宰臣及三品已下官故事内校考别封以進翰林學士職居内署事莫能知請依前書上考諫官御史亦請仍舊並書中上考長慶元年以本官知制誥二年轉兵部郎中依前充職牛元翼以深州不從王庭湊詔授襄州節度使元翼未出深州為庭湊所圍二年以宿檢

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往總留務監軍使周進榮不遵詔命宿以狀聞元翼既至宿歸朝拜中書舍人轉太常少卿敬宗即位宿常導引乘輿出為華州刺史以父名拜章乞罷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太和二年拜河南尹時洛苑使姚文壽縱部下侵欺百姓吏不敢捕一日遇大會嘗所捕者傲睨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掩之杖死太和四年入為工部侍郎六年遷刑部侍郎修格後勑三十卷遷兵部侍郎九

年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開成元年十二月卒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有文集四十卷子圖陶韜三人皆登進士揚歷清顯宿弟定字介夫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于頔牧姑蘇也定寓焉頔友於布衣間後頔帥襄陽定乘驢詣軍門吏不時白定不留而去頔慙笞軍吏馳載錢五十萬及境謝之定飯逆旅復書責以貴傲而返其遺頔深以為恨權德輿掌貢士擢居上

第後於潤州佐薛苹幕得校書郎尋為鄠縣尉充集賢校理定先時居父憂因毀得肺病趨或不及時大學士疑其恃才簡怠乃奪其職俾為大理評事登朝為太常博士轉祠部員外郎寶歷二年出為郢州刺史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定强奪人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入已費用詔監察御史李顧行鞫之獄具上聞制曰馮定經使臣推問無入已贓私所告罰錢又皆公用然長吏之體頗涉無儀刑賞或乖宴遊不節緣經恩赦難更科書

猶持郡符公議不可宜停見任尋除國子司業河南少尹太和九年八月為太常少卿文宗每聽樂鄙鄭衛聲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定總樂工閱於庭定立於其間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對曰此馮定也文宗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乃召昇階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錫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尋遷諫議大夫知匭事是歲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横

羅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延英記事宰臣不樂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四年遷衛尉卿是歲上章請老詔以左散騎常侍致仕會昌六年改工部尚書而卒先長慶中源寂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為黑水碑畫鶴記韋

休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於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子裒顔軒巖四人皆進士登第咸通中歷任臺省宿從弟審寛審父子郁審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入為監察御史累遷至兵部郎中開成三年遷諫議大夫四年九月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入為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篆也審請琢去僞號從大唐字從之咸通中卒於秘書監審弟寛子緘皆進士擢第知名於

時
封敖字碩夫其先渤海蓨人祖希奭父諒官卑敖元和
十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太和中入朝為右拾遺會
昌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拜中書舍人
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
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
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
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

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遏横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晝鏁造膝嘉話開懷静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敎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敎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觧其所賜玉帶以遺敎深禮重之然敎不持士範人重其才而輕其所為德裕不能大用之德裕罷相敎亦罷内職宣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大中二年典貢部多擢文士轉吏部侍郎渤海男食邑七百户四

年出為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使歷左散騎常侍十一年拜太常卿出為淄青節度使入為户部尚書卒子彦卿望卿從子特卿皆進士及第咸通後歷位清顯

史臣曰韋公鯁亮守官犯而得禮蕭子恬於吏隱抑亦名賢蔚章操韻非高而從容長者郁朗襟槩鬱有士風三高並秀於一時二馮爭驅於千里威以摛英摛藻華國揚名潤色之能封無與讓壽考垂慶儒何負哉

贊曰伏蒲進諫染翰為文獨孤韋氏志在匡君馮高諸子綺繡繽紛禁垣擅美渤海凌雲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考證

高釴子湘傳出為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觀察等使○臣酉按本紀高湜為昭義節度使乾符四年軍亂被逐未見有湘拜昭義文沈炳震曰此自乾符初已下疑皆言湜因與湘連文遂似屬湘其實是湜之歷官也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八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一百一十九

李訓 鄭注 王涯

王璠 賈餗 舒元輿

郭行餘 羅立言 李孝本

李訓肅宗時宰相揆之族孫也始名仲言進士擢第形

貎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寶歴中從父逢吉為宰相以訓陰險善計事愈親厚之初與茅彚等欲中傷李程及武昭事發訓坐長流嶺表會赦得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宰相且深怨裴度居常憤鬱不樂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為然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悅乗閒薦于中尉王守澄乃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于文宗守澄以訓纕粗難入禁中帝

令訓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入內帝見其指趣甚奇之及訓釋服在京師太和八年自流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面賜緋魚其年十月遷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伏閤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扆終不聽文宗性守正嫉惡以宦者權寵太過繼為禍胎元和末弒逆之徒尚在左右雖外示優假心不堪之思欲芟落本根以雪讎恥九重深處難與將相明

言前與侍講宋申錫謀謀之不臧幾成反噬自是巷伯尤横因鄭注得幸守澄俾之援訓冀黄門之不疑也訓既在翰林觧易之際或語及巷伯事則再三憤激以動上心以其言論縱横謂其必能成事遂以真誠謀於訓注自是二人寵幸言無不從而深秘之謀往往流聞於外上慮中人猜慮乃疏易義六條示於百辟有能出訓之意者賞之葢欲知上以師友寵之九年七月改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九月遷禮部侍郎同平章事

仍賜金紫之服詔以平章之暇三五日一入翰林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内竪中官陳弘慶者自元和末負弑逆之名忠義之士無不扼腕時為襄陽監軍乃召自漢南至青泥驛遣人封杖決殺王守澄自長慶已來知樞密典禁軍作威作福訓既作相以守澄為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罷其禁旅之權尋賜酖殺之訓愈承恩顧每别殿奏對他宰相莫不順成其言黄門禁軍迎拜戢斂訓本以纖達門庭趨附之士率皆狂怪險異之流時亦能

取正人偉望以鎮人心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訓雖為鄭注引用及祿位俱大勢不兩立託以中外應赴之謀出注為鳳翔節度使俟誅内豎即兼圖注約以其年十一月誅中官須假兵力乃以大理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户部尚書王璠為太原節度使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大尹事太府卿韓約為金吾街使刑部郎中知雜李孝本權知中丞事皆訓之親厚者冀王璠郭行餘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

吾臺府之從者俾集其事是月二十一日帝御紫宸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奏曰金吾左仗院石榴樹夜來有甘露臣已進狀訖乃蹈舞再拜宰相百官相次稱賀李訓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親幸左仗觀之班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由含元殿東階昇殿宰相侍臣分立於副階文武兩班列於殿前上令宰相兩省官先往視之既還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輕言言出四方必稱賀也上曰韓約妄耶乃令左右軍中尉樞密内臣往

視之既去訓召王璠郭行餘曰來受勑旨璠恐悚不能前行餘獨拜殿下時兩鎮官健皆執兵在丹鳳門外訓已令召之唯璠從兵入郊寧兵竟不至中尉樞密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閽者欲扃鑠之為中人所叱執關而不能下内官迴奏韓約氣懾汗流不能舉首中官謂之曰將軍何及此耶又奏曰事急矣請陛下入内即舉軟舁迎帝訓殿上呼曰金吾衛士上殿來護乘舁者人賞百千内官決殿後罘罳舉舁疾趨訓攀呼曰

陛下不得入內金吾衛士數十人隨訓而入羅立言率府中從人自東來李孝本率臺中從人自西來共四百餘人上殿縱擊內官死傷者數十人訓時愈急邐迤入宣政門帝瞋目叱訓內官郄志榮奮拳擊其胷訓即僵仆於地帝入東上閤門門即闔內官呼萬歲者數四須臾內官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方中書會食聞難出走諸司從吏死者六七百人是日訓中拳而仆知事不濟乃單騎走入終

南山投寺僧宗密訓與宗密素善欲剃其髮匿之從者止之乃趨鳳翔欲依鄭注出山爲盩厔鎮將宗楚所得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入軍别受榜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貴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奪取乃斬訓持首而行訓弟仲景再從弟户部員外郎元臯皆伏法仇士良以宗密容李訓遣人縛入左軍責以不告之罪將殺之宗密怡然曰貧僧識訓年深亦知反叛然本師敎法遇苦即救不愛身命死固甘心中尉魚弘志

嘉之奏釋其罪

鄭注絳州翼城人始以藥術游長安權豪之門本姓魚冒姓鄭氏故時號魚鄭注用事時人目之為水族元和十三年李愬為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署為節度衙推從愬移鎮徐州又為職事軍政可否愬與之參決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然挾邪任數專作威福軍府患之時王守澄監徐軍深怒注一日以軍情患注白于愬愬曰彼

雖如此實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不如旨去未為晚䜿即令謁監軍守澄初有難色及延坐與語機辯縱衡晝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見之晚翌日守澄謂䜿曰誠如公言實奇士也自是出入守澄之門都無限隔䜿署為巡官㑹於賔席及守澄入知樞密當長慶寶歴之際國政多專於守澄注晝伏夜動交通賂遺初則譏邪姦巧之徒附之以圖進取數年之後達寮權臣爭湊其門累從山東京西諸軍歴衛佐評事御史又

檢校庫部郎中為昭義節度副使既以陰事誣陷宋申錫守道正人始側目焉太和七年罷邠寧行軍司馬入京師御史李款閤内彈之曰鄭注内通敕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内諫章十數文宗不納尋授注通王府司馬充右神策判官中外駭歎八年九月注進藥方一卷令守澄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夕彗出東方長三尺光耀甚緊其年十二月拜太僕卿兼御

史大夫注起第善和里通於永巷長廊複壁日聚京師輕薄子弟方鎮將吏以招權利間日入禁軍與守澄款密語必移時或通夕不寐李訓既附注以進承間入謁而輕浮躁進者盈於注門九年八月遷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為朝夕可致昇平兩姦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讎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

忌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為二人之黨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為之一空人人惴慄若崩厥角帝微知之下詔慰喻人情稍安訓注天資狂妄偷合苟容至於經畧謀猷無可稱者初浴堂召對上訪以富人之術乃以榷茶為對其法欲以江湖百姓茶園官自造作量給直分命使者主之帝惑其言乃命王涯兼榷茶使又言秦中有災宜興工役以禳之文宗能詩甞吟杜甫江頭篇云江頭宫殿鏁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始知天寶已前環

曲江四岸有樓臺行宫廨署心切慕之既得注言即命左右神策軍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許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頭立亭館以時追賞時兩軍造紫雲樓彩霞亭内出樓額以賜之注言無不從皆此類也九月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尹鳳翔節度使蓋與李訓謀事有期欲中外協勢十一月注聞訓事發自鳳翔率親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敗乃還監軍使張仲清已得密詔迎而勞之召至軍府議事注倚兵衛即赴之仲清已

伏兵幕下注方坐伏兵發斬注傳首京師部下潰散注家屬屠滅靡有孑遺初未獲注京師憂恐至是人人相慶注兩目不能遠視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膇之疾始李愬自云得効乃移之守澄亦神其事繇是中官視注皆憐之卒以是售其狂謀而守澄自貽其患復致衣冠塗地豈一時之沴氣歟既籍没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稱是

王涯字廣津太原人父晃涯貞元八年進士擢第登宏

辭科釋褐藍田尉貞元二年十月召充翰林學士拜右拾遺左補闕起居舍人皆充內職元和三年為宰相李吉甫所怒罷學士守都官員外郎再貶虢州司馬五年入為吏部員外七年改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九年八月正拜舍人十年轉工部侍郎知制誥加通議大夫清源縣開國男學士如故十一年十二月加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十三年八月罷相守兵部侍郎尋遷吏部穆宗即位以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其年

十一月吐蕃南北掎角入寇西北邊騷動詔兩川兵拒之時蕃軍逼雅州涯上䟽曰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一路從龍州清川鎮入蕃界徑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栅入蕃界徑抵棲雞城皆吐蕃險要之地又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内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致陛下有旰食軫懐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廷期於為國討除使戎人芟

蒴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慺慺愚心願陳萬一臣觀自古長策昭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立朝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知之也秖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露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北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悖亂負恩為邊鄙患者數矣能制而服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兵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勸聳要約者

異於他日則匈奴之銳可得出矣一戰之後西戎之力衰矣穆宗不能用其謀長慶元年幽鎮復亂王師征之未聞尅捷涯在鎮上書論用兵曰伏以幽鎮兩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豺虎之非心囚縶鼎臣戕賊戎帥毒流列郡釁及賔僚凡在有情孰不扼腕咸欲横戈荷戟問罪賊廷伏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服邇無不安矧兹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

決海灌滎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以常山燕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且夫罪有輕重事有後先攻堅宜從易者如閒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情亦可驗鎮州構禍殊匪偶然扇動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寬刑鎮冀之戎必資先討況延湊闒茸不席父祖之恩成德分離人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讎之衆昭義願盡敵之師參之晉陽輔以滄易犄角而進易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為失

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忠輒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鬬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廹冀趙次下井陘此百舉百全之勢也臣受恩深至無以上酬輕冐陳聞不勝戰越洎涯疏至盧士玫已為賊刼陷瀛莫州兗勢不可遏俄而二兗俱宥之三年入為御史大夫敬宗即位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鹽鐵轉運使俄遷禮部尚書充職寶歷二年檢校尚書

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就加檢校司空太和三年正月入為太常卿文宗以樂府之音鄭衛太甚欲聞古樂命涯詢於舊工取開元時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樂曲成涯與太常丞李廓少府監庾承憲押樂工獻於梨園亭帝按之於會昌殿上悦賜涯等錦綵四年正月守吏部尚書檢校司空復領鹽鐵轉運使其年九月守左僕射領使奏李師道前據河南十二州其兖鄆淄青濮州界舊有銅鐵冶每年額利百餘萬自收

復未定稅額請復係鹽鐵司依建中元年九月勑例制置從之七年七月以本官同平章事進封代國公食邑二千户八年正月加檢校司空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宫使九年五月正拜司空仍令所司册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仍兼領江南榷茶使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事敗文宗入内涯與同列歸中書會食未下筯吏報有兵自閤門出逢人即殺涯等倉惶步出至永昌里茶肆為禁兵所擒并其家屬奴婢皆繫於獄仇士良鞫涯

反狀涯實不知其故械縛既急搒笞不勝其酷乃令手書反狀自誣與訓同謀獄具左軍兵馬三百人領涯與王璠羅立言右軍兵馬三百人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先赴郊廟徇兩市乃腰斬於子城西南隅獨柳樹下涯以榷茶事百姓怨恨詬罵之投瓦礫以擊之中書房吏焦寓焦璿臺吏李楚等十餘人吏卒爭取殺之籍沒其家涯子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孟堅太常博士仲翔其餘稚小妻女連襟係頸送入兩軍無少長盡誅之自涯

已下十一家資貨悉為軍卒所分涯積家財鉅萬計兩軍士卒及市人亂取之竟日不盡涯博學好古能為文以辭藝登科踐揚清峻而貪權固寵不遠邪佞之流以至赤族涯家書數萬卷侔於秘府前代法書名畫人所保惜者以厚貨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為垣窽而藏之複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玉軸而棄之涯之死也人以為宼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相罪名仇士良頗懷憂

恐初官官縱毒淩藉南司及從諫奏論兇熖稍息人士頼之

王璠字魯玉父礎進士文辭知名元和五年擢進士第登宏辭科風儀脩飾操履甚堅累辟諸侯府元和中入朝為監察御史再遷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於鎮州長慶中累歷員外郎十四年以職方郎中知制誥寶歷元年二月轉御史中丞時李逢吉為宰相與璠親厚故自郎官掌誥便拜中丞恃逢吉之勢稍横嘗與左僕射李

絳相遇於街交車而不避絳上疏論之曰左右僕射師長庶寮開元中名之丞相其後雖去三事機務猶總百司之權表狀之中不署其姓尚書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居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廷禮儀之崇中外特異所以自武德貞觀已來聖君賢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禮謂為合宜苟有不安尋亦合廢近年縁有才不當位恩加特拜者遂從權便不用舊儀酌於羣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看即與欲紊何

殊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處及叅賀處或僕射先至中丞後來憲度乖宜尊卑倒置儻人才忝位自合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體使永可遵行勑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士韋謙削去舊儀令李絳所論於禮甚當逢吉素惡絳之直天子雖許行舊儀中書竟無處分乃罷璠中丞遷工部侍郎尋罷絳僕射以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其弄權怙寵如此璠二年七月出為

河南尹太和二年以本官權知東都選十月轉尚書右丞勑選畢入朝三年改吏部侍郎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二月遷左丞判太常卿事六年八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八年李訓得幸累薦於上召還復拜右丞璠以逢吉故吏自是傾心於訓權倖傾朝九年五月遷户部尚書判度支謝日召對浴堂錫之錦綵其年十一月李訓將誅内官令璠召募豪俠乃授太原節度使託以募爪牙為名訓敗之日璠歸

長興第是夜為禁軍所捕舉家下獄斬璠於獨柳樹家無少長皆死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李訓舉事之日遐休於館中禮上同職駕部郎中令狐定等五六人送之是日悉為亂兵所執定以兄楚為僕射軍士釋之獨執遐休誅之初璠在浙西繕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璠視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講之曰此石非尚書之吉兆也尚書祖名崟崟生礎是山有石也礎生尚書是石有玉也尚書之子名

遐休休絶也此非吉徵果赤族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祖渭父寧餗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甲科文史兼美四遷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召賢良選當時名士考策餗與白居易俱為考策官選文人以為公尋以本官知制誥遷庫部郎中充職四年為張又新所構出為常州刺史太和初入為太常少卿二年以本官知制誥三年七月拜中書舍人四年九月權知禮部貢舉五年牓出後正拜禮部侍郎凡典禮闈三歲所

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者七年五月轉兵部侍郎八年十一月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九年四月檢校禮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使制出未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進金紫階封姑臧男食邑三百户未幾加集賢殿學士監脩國史其年十一月李訓事發兵交殿廷禁軍肆掠餗易服步行出内潛身人間翌日自投神策軍與王涯等皆族誅餗雖中立自持然不能以身犯難排斥姦纖脂韋其間遂至覆族逢時多僻死非

其罪世多寃之

舒元輿者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諸府從事太和初入朝為監察轉侍御史初天寶中玄宗祀九宮壇次郊壇行事御署祝板元輿為監察監祭事以為太重奏曰臣伏見祀九宮貴神祝板九片陛下親署御名及稱臣於九宮之神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而貴神以九宮為目是宜分方而守其位臣數其名號太一天一

招揺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猶子男也於日月猶侯伯也陛下為天子豈可反臣於天之子男耶臣竊以為過縱陰陽者流言其合祀則陛下當合稱皇帝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雖愚贅未知其可乞下禮官詳議從之尋轉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奇才鋭於進取乃進所業文章乞試効用宰執謂其躁競五年八月改授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丁母憂在洛與元輿性俱詭激乘險蹈利相得

甚歡及訓為文宗寵遇復召為尚書郎九年以右司郎中知臺雜七月權知中丞事九年拜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是月以本官同平章事與訓同知政事而深謀詭筭熒惑主聽皆生於二兇也訓竊發之日兵自内出元輿易服單馬出安化門為追騎所擒送左軍族誅之郭行餘者亦登進士第太和初累官至楚州刺史五年移刺汝州兼御史中丞九月入為大理卿李訓在東都時與行餘親善行餘數相餉遺至是用為九列十一月

訓欲竊發令其募兵乃授邠寧節度使訓敗族誅
羅立言者父名歡貞元末登進士第寶歴初檢校主客
員外郎為鹽鐵河陰院官二年坐糴米不實計贓一萬
九千貫鹽鐵使惜其吏能定罪止削所兼侍御史太和
中為司農少卿主太倉出納物以貨厚賂鄭注李訓亦
重之訓將竊發須兵集事以京兆府多吏卒用立言為
京兆少尹知府事訓敗日族誅長安縣令孟琯貶硤州
長史萬年縣令姚中立朗州長史以兩縣捕賊官受立

言指使故也初立言集兩縣吏卒萬年捕賊官鄭洪懼禍託疾既而詐死令家人喪服聚哭姚中立陰知其故恐以詐聞不免其累乃以狀告洪之詐仇士良拘洪入軍洪銜中立之告謂士良曰追集所由皆因縣令處分予何罪也故中立坐貶洪免死

李孝本者宗室之子也累官至刑部郎中而依于訓注以求進舒元輿作相訓用孝本知臺雜權知中丞事㝡預訓謀竊發之日孝本從人殺內官十餘人於殿廷知

事不濟單騎走投鄭注至咸陽西原為追騎所捕族誅之坐訓注而族者凡十一家人以為冤

史臣曰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權古先后王率由兹道而遂能息人靖亂垂統作則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獨勝葢在得其術則事無後艱昭獻皇帝端冕深惟憤其廝養欲鏟宮居之弊載澄刑政之源當宜禮一代正人訪先朝耆德脩文敎而厚風俗設武備以服要荒俾西被東漸皆陶於景化柔祇蒼昊必降

於闕祥自然懷德以寧無思不服況區區宦者獨能悖化哉故豎刁易牙不廢齊桓之霸韓嫣籍孺何妨漢帝之明蓋有管仲亞夫之賢屬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閹寺得其道也而昭獻忽君人之大體惑纖狡之庸儒雖終日橫經連篇屬思但得好文之譽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訓者狙詐百端陰險萬狀背守澄而勸酖出鄭注以擅權秪如晝隕四星兼權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難知但慮爲蚤蝨而採溪蓀翻獲螟蝝之患也嗚呼明

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濺黄門兵交青瑣苟無藩后之勢黄屋危哉涯餗綽有士風晚為利喪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災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贊曰奭旦興周斯高亡秦禍福非天治亂由人訓注姦偽血頹象魏非時乏賢君迷倒置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九